

1983年

政治与政治科学



中国政治学会

《政治与政治科学》编辑委员会

群众出版社



2 025 0806 3

政治与政治科学

(1983年)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政治与政治科学

(1983年)

中国政治学会《政治与政治科学》编辑委员会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64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209 定价：1.70元

印数：00001—18300册

中国政治学会
《政治与政治科学》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浩成 许崇德 陈为典
杜汝楫 严家其 胡家聪

（手写体）

目 录

为开创政治学研究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

——在中国政治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 张友渔 (1)
- 社会主义时期政治学若干规律性问题的探讨 杜任之 (18)
- 新宪法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吴大英 (31)
- 社会主义民主与党的领导 朱挹清 (44)
- 改革是我们事业的希望所在 于浩成 (52)
- 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 周春元 (59)
- 对我国立法工作的改革的一点认识 陈为典 许崇德 (69)
- 对一个可为完善民主选举而借鉴的制度的初步研究
..... 王鼎元 (75)
- 我国国家机构应循的重要原则 龚祥瑞 (78)
- 论科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限 丁中柱 (83)
- 浅论行政机构的改革 周世述 (92)
- 行政机构有效运转的四项条件 严家其 (103)
- 试论我国的行政改革 雷忠勤 南元生 (111)
- 社会主义民主和个人负责制 叶尚或 刘熙瑞 (118)
- 直接民主与地方政权建设 刘传琛 (126)
- 略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几个问题 王向明 (133)
- 试论城市管理的几个问题 李方陆 (140)
- 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 郭正礼 (144)
- 对县级机构改革的几点意见 孙 毅 李匡夫 (152)
- 怎样建设一个简化而科学的县级政府机构

-南元生 楚 刃 (158)
从一个县看地方党政机关机构变革中的经验和教训
-杨学敏 莫增荣 (168)
完善体制，改革开会方法
——充分发挥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用
-尹振环 陈造福 (175)
试论基层政权的改革.....皮纯协 (182)
关于进一步完善基层普选的探讨.....欧阳雄飞 (187)
城市居民委员会刍议.....刘延余 郎太岩 (189)
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考略.....杨鸿年 (200)
政治制度改革要求有新的人事制度.....方任安 程 忠 (213)
委任制在政权建设中的条件与作用.....李景毅 (220)
马克思关于国家两种职能论述初探.....张奇方 (224)
论列宁关于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重要思想.....林至敏 (229)
列宁论改革国家机关必须坚持长期的斗争.....赵威定 (245)
列宁论国家行政机关的建设.....郭景春 金增林 (248)
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李高仁 (258)
斯大林关于改革国家机构的理论与实践.....李元书 (294)
美国分权制度的形成.....张宝训 (305)
论日本国会的立法程序.....董璠舆 (323)

未刊稿存目

为开创政治学研究 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

——在中国政治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张友渔

中国政治学会召开第二次学术讨论会，是我国政治学界的一件有意义的事。这次会议将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议题，组织专题讨论，进行学术交流。开好这次学术讨论会将对我国政治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并以此为良好的开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使政治科学能够为我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现在，我想就这个问题讲一点个人的想法。

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二大把发展科学确定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科学”当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已明确提出：

“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党向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任务，也是向我们政治学研究工作者提出的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事业，我们一定要做好政治学研究工作，为这个伟大事业服务，作出应有的贡献。

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呢？我认为，首先，政治学本身要有一个新的面貌，拿出一批真正适合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科研成果。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小平同志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我们政治学研究工作，应当成为政治学研究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特点和它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九八〇年五月，在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成立大会上，我们曾经提出，要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而奋斗。就是说要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以分析和解决中国和世界在理论上实际上存在的政治问题为目的的政治学。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对这样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及它所包含的全部的具体内容，不可能一开始就在认识上取得一致，因为这是新东西，过去还没有过。因此，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实际经验和进行反复的实践把它逐步地建立起来。

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的一门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当然是政治。但什么叫政治？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资产阶级学者曾经提出过很多意见，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提出的定义以及对定义的解释不可能完全是正确的、科学的。当然也不能一笔抹杀，说资产阶级学者说的都是不对的。不过从总体上看，它不可能完全是正确的、完全是科学的。他们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研究政治学，不能把资产阶级学者的那些定义和解释作为理论根据。

这些东西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作为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里经常提到政治这个概念。

例如，列宁对于政治就有过许多提法。他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就是参预国事，指导国家、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等等。当然经典作家的著作不是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完整的定义。有些论述往往是针对着某一种情况就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提出的。所以我可以说一句题外的话，我们现在不是有好多马恩列斯毛主席的语录么。语录这个东西是很有用处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脑筋不可能统统记住马恩列斯说过什么话。但是，只靠语录，可能正确，也可能犯错误。比如说对于政治，马恩列斯也说过好多话。其中有的是全面的，也许就是一个定义；有的是针对某一个问题时说的话，只是适应当时那个情况对处理那个问题才是正确的。如果你拿来用到别的地方去，用到别的问题上去，就可能是错误的。所以，语录是必要的，但是语录只是个索引。根据语录我们可以知道经典作家在什么地方说过什么话，然后去找原文。因为这些话有个上下联系和前后左右的关系，是针对某些条件某些问题讲的。因此我现在引了列宁同志那些话，不一定每句话都是千古不变的。根据列宁的思想，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没有阶级的时候，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政治。所以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集中表现，是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之间权力斗争的关系，同时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和运用的关系，政治就是这么个东西。对于这个看法可能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斗争和运用都是一种艺术，所以政治是一种艺术，又是科学。由于社会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政治的具体内容也随着变化，直到阶级消灭，政治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说在

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政治的话，那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治了，就不是现在讲的政治了。过去毛主席也说过，将来社会还会有政治这个词，那个时候叫它政治也可以，但不是现在这个政治的意思。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决不可以离开它，更不可以违背它。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抽象地谈论政治的含义，而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具体地加以阐述。因此，我们决不可以满足于摘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片言只语，而是应该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全面地、准确地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政治的论述。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有两条必须坚持：一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二是必须坚持从当今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认识我国的以及世界的政治。这样才能够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又富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至于政治学这门科学应当包含哪些具体内容以及政治学的体系问题，我认为，不可以从书本上去寻找现成的答案。因为科学体系本身也是从实际中产生的，总结实际经验才能逐渐形成为一个体系，体系又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客观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认为科学体系是永恒不变的话，那它就成了一个死框框，它本身就不会是科学的了，何况我们研究政治学，不是停留在研究一般的政治学，而更重要的是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现在还没有现成的体系可循。所以，要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我们不应当一开始便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解决体系问题上。如果一开始就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体系问题，那恐怕不大可能做得很成功的。这里面有一个方法问题：即从体系出发，从已有的结论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从客观的需要出发？我认为，应该从实际出发，而不可以从书本出发，更不可以从空想、想象出发。我并不是说，体系问题不需要研

究，这是科学吆，将来总得有个科学的体系。但我认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忙于追求搞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是应当用较多的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摸清在我国实际生活中，哪些问题是急迫需要解决的，研究工作就在哪里开始。在实践过程中，随着情况的了解，认识的提高，经验的积累，规律的掌握，就可以逐步地自然地解决政治学的体系问题。这就是说，不要为体系而体系，花好多力量去搞这个东西，要先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最后它就自然地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这几年来，我们大家都在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而努力。可以说，这个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正在建设中，正在实现的过程中，它的特点正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目的和任务，最主要的是为党所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任务服务。为此，我们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在当前首先要研究政治的发展有没有规律？社会主义政治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它同过去历史上的政治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社会主义政治同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政治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它应该起什么作用？等等。

其次，我们要研究如何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人民民主专政有什么特点？它同历史上剥削阶级的专政有什么区别？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应当怎么样活动？它的职能是什么？为了保证充分行使它的职能、它的权力结构应当是什么样的？行使职能的方式又是什么？是不是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比如无产阶级专政，它也有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特点、形式和方法。斯大林不是就说过专政有两个阶段吗？第一个阶段镇压的职能是主要的，第二个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职能是主要的。在我国解放初期，人民民主专政主要职能就是专政，我们不是有过镇反吗？在

现阶段，主要职能又是什么呢？不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吗？这个职能就是主要的。国家行使它的职能是不是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不再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国家如何运用专政职能，有效地对付可能存在的颠覆活动，有力地镇压敌对分子的反革命破坏行为，坚决地惩办危害社会治安，特别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刑事犯罪分子？等等。

第三，我们要研究什么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如何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依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研究课题。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有哪些基本的标志和特征？它同资本主义民主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它如何才能对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起保证和支持作用？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中，如何把民主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发展人民的直接民主，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如何使民主成为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方法？如何按照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如何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地制度化、法律化？政治学者应该认真研究、探求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问题是中央现在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在胡耀邦同志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如何实现这些要求，就是我们政治学面临的任务。

第四，我们要研究如何改革政治体制，加强国家机构的职能？党的十二大把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

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作为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之一。这就向政治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极其重要的，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我们应当深入地研究，在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在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前提下，如何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真正成为有权威的权力机关。这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提出的要求。中央的这个要求很高，我们应当承认现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已经是，本来就应该是有权威的权力机关，只是工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就是了。这次修改宪法已经解决了相当一些问题，是不是我们应当结合学习新宪法，进一步认真研究呢？我认为应该。还有，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如何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能够更好地按照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等，都要很好研究。这也是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所要探讨的问题。

第五，政治学要研究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新党章中，都提出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政党，政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是资产阶级政治学也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关系，形式上与我们不同，但在他们那里，实际上也是党领导国家的。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方针不是由那个国家的执政党制定的？虽然执政党制定以后还要由议会通过，可是议会当中的多数党就是执政党，它要不是多数党也执不了政嘛。议会是执政党操纵的工具，所以议会通过不通过是一个形式，实际上还是由党决定。哪个党上台，它就执行那个党的政策嘛。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由于内部矛盾，一个阶级可以有几个党。有的实行两党制，

有的实行多党制，它们可以轮流执政。但是不管哪一个党执政都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执政党的更换，基本上并不影响国家政策的改变。只是所采取的办法或者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集团有所不同。不论哪一个党执政，一上台就宣布它的政策，议会就通过，就根据它的政策来执行，这还不是党在领导吗？有的国家设总理，有的国家设首相，他们都是执政党的党魁。现在日本继铃木之后上台的中曾根还不是自民党的党魁吗？政府的主要阁员还不都是执政党的党员吗？所以党和国家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政治学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表面看不是党领导国家，实际上就是党领导，可以说没有任何国家不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掌握了政权的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有的是合法的，有的是“非法”的。合法的也有一定限度，它的地位和在社会主义国家处于执政党的地位不一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它是被压迫的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它是执政党，所以它的作用就不一样。在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政党执政；无产阶级政党是不执政的，是被压迫的，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处于革命胜利、掌握了政权的地位。这就值得社会主义政治学去加以研究。我们的党在国家生活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它的领导作用究竟应该怎么样发挥？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如何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党政关系，即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在党政之间有适当的分工。还有，如何处理党群关系呢？党群关系现在看起来似乎不成问题，实际上问题不小。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一个上下级关系。群众是什么？就是人民嘛！党领导群众，领导国家，反过来我们又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老爷，骑在人民头上。所以这个党群之间的正确关系也是要很好坚持。不是放任自流，不去领导；

也不是官僚作风，以强迫命令这种手段来领导，党群关系在整个国家中有这个问题，在一个机关中也有这个问题。怎么搞好党群关系，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中央特别强调提出这个问题。总之，党政关系，还有一个党群关系，都应该很好地开展研究。

我在讲了以上这些研究课题后，应该作三点说明。

一、上面所列举的，仅仅是作为举例。其中有一些是大家早已知道了的，有一些可能提得不全面，还有一些我没有提到。不是说没有提到的就不需要研究，也许还有比我提到的更重要的东西。但是，我提到的这些都是政治学应该研究的课题，都是在今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学应该做好的重要工作。至于我们研究出来的成果的作用大小，那就要看我们努力的结果怎么样了。如果它确实是考虑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适合于当前现实情况的需要，又是反映了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符合实际，并推动实际的工作，那就是高质量的成果。就是说我们全面研究了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是片面性的，而又是适合于当前实际情况的需要的，反映出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是凭主观臆断，因而就可以推动实际工作，对实际工作有帮助。这样的成果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有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以上所说的那些方面，主要是从需要出发来考虑的，能不能完全做到，这取决于政治学研究工作队伍的数量和质量。现在我们的数量当然还小，队伍还不强，我们还要扩大队伍。我们现在研究人员的质量、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现在要培养骨干。除了队伍的数量和质量这个因素之外，同时也要受到进行工作的其它各种因素的制约。前面提出的研究任务当然最好都能做到，但是恐怕不大可能，有的可能很快做到，有的可能一时不能完全做到，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够完全做到。我们应该有这种思想准备，宁愿把困难估计得多一些。我们所以要这样估

计，不是因为有困难我们就不做了，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因为有了困难，我们就要迎着困难前进，更加努力地解决好这个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政治学会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怎么样扩大我们的队伍，怎么样帮助大家提高质量。

三、上面所列举的课题，仅仅是指政治学在实现十二大所提出的总的目标中，应当承担的主要任务的一些重要方面，并不是指政治学所应当研究的全部问题，也不是说这里提出了什么，大家就统统都去研究什么，应该有分工，有轻重缓急。现在我们有些工作，往往存在着一般化，抓不住重点的问题；也有一个一哄而起，一个潮流来了，一个什么事来了，一哄而起，不分轻重缓急。研究工作里面恐怕也有这个问题，即如何区别轻重缓急、分工合作的问题。除了上述许多从实际中提出的研究课题外，我们不应该忽视加强对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政治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包括毛泽东同志早在四十一年前就提出要研究的政治史，还有研究中外的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中国的吏制、外国的文官制度、国外的基本的政治学著作的翻译、政治学辞典和大百科全书的政治学卷等基本工具书的编辑，高等院校政治学教科书的编写，对于中外历史上的以及当代的政治学思潮、流派的研究等等，都应该成为必要的工作。如果我们政治学的基本功很差，对于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缺乏了解，仅是一知半解，那么前面所列举的那些任务就不可能完成，更不可能完成得好。当然，当前主要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不能脱离实际，专去搞基础理论的研究。不过，少数人搞基础理论研究也是可以的，但一般地说不要把重点放在那儿，而必须运用我们的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不能搞脱离实际关起门来做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且脱离了实际也不可能真正研究好基础理论。自然科学也有这个问题，它还要到实验室里头去实验么。如果它只从书本上研究理论、公式，也不行，

它还要实验。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你不研究实际问题，光从书本上把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背熟，也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什么毛泽东思想很有价值，就是因为他把马列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实践里头来。这个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吆，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列主义本身也是这样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到了列宁阶段，就成了列宁主义了。所以脱离了实际，不可能研究好基础理论。政治学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一样，正因为它产生于实际，又反过来服务于实际。资产阶级政治学也正由于它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解决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斗争的问题，才有那个作用。中国儒家的存在也是有它的实践的。孔子跑遍天下，给封建统治阶级献策，所谓“徽环天下，卒老于行”。他还做过鲁国司寇，杀了他的敌人，当时名人少正卯。年老退休，还写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经典著作《春秋》，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一生著书立说，建立儒家学派，从来没有脱离实际，脱离为封建地主服务的实际。所以没有哪一个学者是不为社会服务的，不为阶级服务的，没有那个东西。不过是有分工，有的是更直接一些的实际，有的是远一点，有的是为当前服务的，有的是为将来前途方向服务的，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的。当然，我们为实际服务，不是实用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地来解决实际问题。现在党和国家所以重视政治学，就是要求政治学能够帮助党和政府解决实际问题，政治学研究工作者能够作为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参谋。具体地说，就是要能够从理论上、实际上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存在的或者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要起这个作用。

我们应该在政治学界现有力量的基础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要求政治学进行的重点